

黎海寧獻禮「城當」40周年

《冬之旅·春之祭》
名曲轉化舞蹈

▲《春之祭》二〇一九宣傳照

【大公報訊】記者王豐鈴報道：香港著名編舞家黎海寧將以音樂與舞蹈交融的《冬之旅·春之祭》，為城市當代舞蹈團（CCDC）四十周年舞季拉開序幕。將舒伯特名曲《冬之旅》與史特拉汶斯基的《春之祭》放在一起構成對比，黎海寧以「自由的表達方式」，享受編舞的挑戰與趣味。日前，黎海寧與鋼琴家查海倫接受大公報記者專訪，剖析這兩齣作品的音樂舞蹈編排構思。

營造意境 層次豐滿

現代舞《冬之旅》為全新編創，舞蹈與音樂交融，由鋼琴家李嘉齡鋼琴伴奏、男低中音歌唱家黃日珩現場演唱舒伯特一八二七年所作套曲《冬之旅》。該曲為舒伯特根據德國詩人威廉·繆勒的詩歌譜寫而成，黎海寧亦參考詩歌內容，但表示編舞部分不會簡單將其轉換為視覺表演：「當然不想破壞名曲，但也不會被它的力度帶着走。選取的十首歌曲，都是有編舞空間的曲目，可能會有一條線索，還是會從中尋找自己的結構。」黎海寧透露《冬之旅》沒有太多故事性，「想塑造孤獨意境，展現旅人在寒冬路上的內心歷程

▼《冬之旅·春之祭》海報

▼《冬之旅》二〇一九宣傳照

◀《冬之旅·春之祭》編舞黎海寧（右）及參演鋼琴家查海倫
大公報記者王豐鈴攝

。」《春之祭》則是黎海寧經典舞碼重演。最初版本由俄羅斯作曲家伊果·史特拉汶斯基創作，芭蕾舞明星尼金斯基編舞，描述宗教儀式中獻祭女子的過程，一九一三年於巴黎首演時，因其顛覆傳統的旋律和舞步不為觀眾接受，引發劇場空前騷亂，其後舞蹈編排的腳本遺失僅留管弦樂總譜。一個世紀以來，《春之祭》吸引劇娜·包殊等多位舞蹈家重新編創，黎海寧這個一九九〇年創作的版本則以尼金斯基版本首演之夜的騷亂場面出發，配以雙鋼琴版音樂，突出編舞家、表演者與觀眾之間衝突、牽引的權力關係。黎海寧稱扮演觀眾的演員，不僅與台下真實的觀眾呼應，還將走向觀眾席互動，意在多重空間碰撞出不同的火花，「將令整齣戲的結構多一個層次。」

樂舞和諧 收放自如

台灣舞者周書毅亦受邀加盟是次演出，他將在《春之祭》中主演一名白衣男子，加強舞段的

戲劇性，在一定程度上影射《春之祭》的最初編舞者尼金斯基。周書毅演繹的舞段為特別創作，未在以往重演中出現。黎海寧評價周書毅「帶有一種憂鬱感，又收放自如，是一位很棒的舞者」，二人在一次傾談中敲定合作，她認為其對人物角色和動作都有深入理解，適合該角色。

相較於尼金斯基版《春之祭》中音樂與舞蹈的不和諧，負責是次《春之祭》現場演奏的鋼琴家查海倫則笑言：「配樂與編舞配合無間。」由於該場演出不設指揮，交給鋼琴演奏者的空間更大，配樂不僅在節奏上配合舞蹈員，更在渲染舞蹈情緒，她形容幾次排練帶給她的驚喜：「自我並沒有被框住，我們與舞蹈員用音樂溝通，留心感受他們的舞步，相當於搭檔，只不過手上的彈奏要更穩當。」香港城市當代舞蹈團一路走過四十年，黎海寧看當代舞發展，表示欣喜見到當下眾多優秀的現代舞者，資源更加充分，其個人作品亦較以往更成熟，找到自由的表達方式。

《冬之旅·春之祭》自四月二十六日至五月五日，於葵青劇院演藝廳演出五場。城市當代舞蹈團節目查詢：二三二六八五九七。

主辦方供图

▶美籍華裔作曲家周龍認為，音樂蘊藏的戲劇性是關鍵
大公報記者李亞清攝

對香港觀眾來說，近日於香港演藝學院歌劇院上演的、以英語表達中國傳統故事的歌劇《白蛇傳》（Madame White Snake）頗為吸引，兩場演出均座無虛席。美籍華裔作曲家周龍曾憑藉此劇獲普利策音樂獎（Pulitzer Prize in Music），今次受香港藝術節邀請，為本地觀眾呈現這一現代歌劇。記者於演出間隙約訪了這位作曲家，聽他暢談《白蛇傳》的創作理念，以及對音樂人生的感悟。

大公報記者 李亞清

◀歌劇《白蛇傳》中白蛇、許仙、青蛇的服飾化妝令人耳目一新
Jill Steinberg攝

周龍為《白蛇傳》注入時代氣息

《白蛇傳》由周龍作曲、林曉英編劇，取材自古老的民間傳說，講述修煉成人形的蛇妖白娘子與凡人許仙的曲折愛情。談及作品對現時社會有何關聯，周龍說道：「白娘子渴望衝破禁錮、尋求自由和平等，在現今依然深具意義。」因面向當代觀眾，他認為，劇中每一個角色的音樂主題必須具有時代氣息。

普立茲獎評選團曾評價《白蛇傳》「融合了東方音樂精神」，可是周龍卻說：「我覺得『中國』或者『西方』這些標籤不重要，音樂蘊藏的戲劇性才是關鍵。」

京劇念白結合無調性唱腔

這部歌劇分為春（喚醒）、夏（熱戀）、秋（蛻變）、冬（負心）四幕，由飾演白娘子、小青、許仙和法海四位角色的歌者貫穿整場演出，另有合唱團、童聲合唱團與樂團在台下配合表演，音樂充滿張力而不失細膩，令聽者動容。周龍思索後表示：「觀眾大多抗拒前衛風格的音樂。於是在這部作品中，我調和了現代與傳統色彩，以京劇念白與西方無調性手法處理唱腔相結合，聽起來的效果，像是吟誦英語的京腔

。這不只是選擇中國或西方傳統，而是把這些元素融合在一起，從風格上達到特定的戲劇效果。」

「當今創作歌劇，難得多次上演。」周龍說。算起來，《白蛇傳》亮相的機會已是不少：這作品由北京國際音樂節與波士頓歌劇院聯合委約，於二〇一〇年在波士頓歌劇院首演，在當時是波士頓歌劇院四十年來首次演出新劇；同年在北京演出，其後還於二〇一三年在台北、台中巡演。二〇一四年，在該劇的指揮、新加坡交響樂團名譽指揮水藍的助力下，還曾在深圳舉辦《白蛇傳》音樂會版，演出整部歌劇的音樂。

當二〇一六年再返波士頓歌劇院演出時，這部歌劇在新任導演米高·卡奧斯（Michael Counts）的手中變得煥然一新。顯然，周龍對新版的改動頗為滿意：「這次導演、編劇及我三人之間做了諸多溝通。我很讚賞Michael用自己的眼光看待與解讀中國故事，在這位時尚導演的眼裏，演員也成了『道具』的一部分。新版在道具和服裝上的變化最大，比如原先的沙發換成了古香古色的中式木椅；投影設計也做了改良。另外，演員在台上的互動也增多了。」此次在香港

演出的，即為新版的亞洲首演。

周龍生於上世紀五十年代的北京，一九七七年恢復高考後考取中央音樂學院。他告訴記者，那時學校很重視民間音樂教育，並說：「同學們常去偏遠地區採風、採集民歌。我在那段時光掌握了大量的民族音樂素材，對以後的創作影響頗深。」

後來，周龍到中國廣播藝術團工作，通過錄製作品專輯及廣播迅速在國內外打開了知名度。一九八五年，他赴哥倫比亞大學攻讀博士學位，學習西方二十世紀的作曲風格，逐漸從調性音樂創作轉變為調性、無調性音樂相融，寫作了大量電子音樂、室內樂等類型的作品。

首創歌劇幕間曲安排合唱

在哥大就讀時，周龍深受他的老師、著名作曲家周文中的影響。他說：「除了作曲技巧，老師還加深了我對中國哲學與古典文學的理解，令我體會到作曲不能夠脫離本身的文化。」

周龍在《白蛇傳》的創作中，就引用了李白等人的古代詩歌作品，並將其譯作英文作為幕間曲的歌詞，以童聲合唱演出。按歌劇傳統，幕間曲都是由樂團演奏，因此在幕間曲安排合唱，可說是在歌劇史上的首創。

他十分欽佩巴托克、史特拉汶斯基等作曲家，而說到對他影響最深的，則是二十世紀意大利作曲家雷斯皮基。「他的音樂像德布西，是印象派的，不過是有棱角的印象派。我的作品整體是柔的，但是當中亦有硬性，這點與他有些相像。」周龍說。

作曲三、四十餘年，周龍仍舊保持着創作的熱情。今年六月，他獲上海交響樂團委約新作、樂隊協奏曲《山海經》（Classic of Mountains and Seas）將作世界首演，他說：「山海經以神話傳說構成，這次我則拋棄神話，用地理的角度，以東、西、南、北、中五個樂章展開此曲。」史丹福大學亦邀請他創作清唱劇，近期將在紐約卡奈基音樂廳演出。

◀周龍說，妻子陳怡是於他最毫無保留的評論家
網絡圖片



周龍：妻子是首位樂評家

周龍的妻子陳怡亦是享譽國際的作曲家，夫妻情投意合，可挑起刺兒來的時候也不留情面。「有時我剛寫完一首曲子，她在隔壁房間聽到就開始『大罵』。我便知寫得不好，即便心裏再不高興，也會聽取她的建議。」周龍告訴記者：「陳怡是於我最直接的、最毫無保留的評論家。」

「我們從大學時就開始『互罵』了。」他笑道。周龍與陳怡雖說不是青梅竹馬，但自從青春年少時就認識了彼此：自在中央音樂學院相戀，一九八三年畢業時他們正好三十歲，兩人就商量着把這校園戀情變成了婚姻。

作為恢復高考後的第一屆大學生，發奮讀書比談情說愛更重要。陳怡那時是小提琴和作曲的雙專業學生，周龍總是拿着自己的曲子坐在陳怡的琴房裏，等她空閒時演奏他的作品。當時與他們同班的，還有譚盾、陳其鋼、瞿小松、葉小綱、郭文景等，若干年後，這個班因人才輩出被稱為「大師班」。

後來周龍獲哥倫比亞大學獎學金赴美讀博，陳怡一年後赴同校，兩人於一九九三年畢業，自此定居美國。畢業後周龍身為自由作曲家，直到千禧年，陳怡需全力赴紐約創作，周龍就接下了她當時在密西西比大學的教學工作。如今，他們均在美國密蘇里州立大學擔任作曲教授。

對周龍來說，妻子的風采蓋過自己，是一件引以為豪的事：「她是兩院院士（除密蘇里州立大學音樂院之外，還有美國國家藝術與科學院），可比我出名。」言語之間，滿是對陳怡的欣賞與愛意。

力▶《白蛇傳》中法海與白蛇的表演唱段充滿張
Jill Steinberg攝